

中学生道德勇气的测量

樊改霞 杨若麟

【摘要】“勇”是臻于理想人格的一种必不可少的美德，道德勇气是“勇”的一种特殊类型，在中国思想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通过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古代先贤有关“勇”的论述和中学生开放式问卷调查的内容分析，发现中学生道德勇气由担当、坚毅、仁爱、审思、突破五个因素构成，并参考此前的相关量表编制初测条目。经过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与效标关联效度分析，验证了中学生道德勇气五因素结构的合理性与中学生道德勇气量表的有效性。

【关键词】道德勇气；品德测量；中学生；美德伦理

【作者简介】樊改霞，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杨若麟，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

一、问题的提出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强调坚持以德为先、加强品德修养的科学成才观，以及根据学生不同阶段身心特点，完善德育评价的内容要求。^[1]“勇”既是一个重要的道德概念，又是德育中的重要内容，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渊源。2022年4月，教育部发布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版)》中更是将培养具有坚毅勇敢品格的学生作为义务教育的培养目标之一。^[2]这说明，在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要求下，“勇”的培育与评价得到了愈来愈多的重视。孔子认为“勇”并非纯粹的善德，容易受到“血气”驱使，只有服务于“仁”“礼”“义”等道德目标才能称之为真正的“勇”。后世辩勇也延续孔子的思路，认为其需以道德规范为旨归。^[3]古人推崇的“勇”，与近代西方所提出的道德勇气这一概念不谋而合，都是以“为了道德”为标准的勇气。道德勇气是“勇”的一种特殊类型，^[4]强调以目的指向而非以血气为标准，新时代培养的“勇”便是道德勇气。

中学生是未来社会的建设者，处在身心发育与品德发展的关键时期。开展道德勇气的培育与评价既能引导中学生继承和发扬中华美德，还能促进其在不同道德情境中践履合乎自身乃至社会期待的道德行为。中学生道德勇气的培育与评价

依托于清晰的概念和科学有效的测量工具，而当下常用的道德勇气概念、量表均来源于西方。例如，基德尔(Rushworth M. Kidder)认为道德勇气是包含原则、危险和忍耐三要素的心灵和精神特质。^{[5]75}塞克卡(Leslie E. Sekerka)将道德勇气看作促进个体产生道德行为的重要品质。^[6]萨斯(Julia Sasse)则基于行为过程取向将其定义为不顾个人风险捍卫道德信仰的行为。^[7]在测量学生道德勇气方面，吉布斯(John C. Gibbs)根据供教师使用的道德勇气“草图”(sketch)开发了仅有一个条目的道德勇气问卷(Moral Courage Questionnaire)^[8]。布朗斯坦(Phyllis Bronstein)开发了由道德勇气与道德沉默两个维度构成的道德勇气量表(Moral Courage Scale)^[9]。这些研究虽然都是对道德勇气的有益尝试，但却存在三方面问题：能否孤立地从特质或行为过程来定义道德勇气；能否仅从单维度探索中学生的道德勇气；缺乏立足于中国文化背景、描述具体、操作性好的定义。

中国情境下的道德勇气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10]在教育强国建设的新时期，对道德勇气的培育与评价更需要扎根于中华优秀教育传统文化，探寻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历史智慧，为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建设添砖加瓦。在心为德，施之为行，中国美德伦理始终强调“心与行不分，心与身不分，做人与做事不可分”^{[11]286}。中国人的道德勇气是由内而外的“形于外”过程，需整合特质取向与行为过程取向来描述中学生道德勇气的内涵。同时，中国古代先哲曾多次尝试通过“勇行”关涉的目的与行为，对“勇”进行分类，出现了譬如孟子的“小勇”与“大勇”，荀子的“上勇、中勇、下勇”以及朱熹的“血气之勇”与“义理之勇”等诸多分类，为我们探索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道德勇气结构提供了可能。

为挖掘中国中学生道德勇气的内涵，开发测量工具，本文基于古籍中“勇”的传统意涵分析与开放式问卷调查探索中学生道德勇气的内涵与理论结构，再验证理论结构的合理性，构建基于我国传统文化特色、体现新时代需求的道德勇气测量工具。这不仅能刻画出中国中学生道德勇气的风貌，还能在“理论的旅行”中展现中华文化独有的道德勇气思想内涵，为道德勇气研究提供中国智慧。

二、中学生道德勇气的结构

(一) 内容分析的设计

明晰道德勇气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定位，是开展内容分析的前提。其一，道德勇气是一种“德”。孔子将“勇”看作是“成人”的重要推动力，认为“勇”是

达成“君子人格”的必备要素。朱熹又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将“君子人格”释为“成德之名”。可见,“勇”与“德”存在内在关联。甚至,《中庸》有“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12]30}的表述,直接表明“勇”是“德”群中的一种。这类“勇”是以“善”为目的,与道义、伦理和理性认识相关的勇德,其指向道德的“实践性”,是道德困境中的行动力。^[13]据此,道德勇气在中国语境中是作为一种“德”的“勇”,即勇德。其二,道德勇气是一种品格。先秦以来,“德”主要指作为个人道德品质的“德”,泛指心理——行为属性。这一点也能在“勇”的释义中得到印证,“勇者,气也。气之所至,力亦至焉。心之所至,气乃至焉。故古文勇从心”^{[14]701}。“勇”即“勇气”,是“心”和“力”之间的“德”,是个体德性的内化,更是行为的外显。由此可知,作为一种“德”的道德勇气在概念上属于人的一种品质、行为、心意。更进一步,“德”既是德性,又是原则。“‘心行不二’,是古典儒家的基本立场”^{[11]287},强调品质(做人)与行为(行事)互为表里,朝向的是品质与行为的相互证成。综合这些诠释,可以看到“德”与道德教育意义上的品格概念存在相通之处。道德心理学家认为品格由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三部分组成,是一个包含思维、情感和行为在内的综合性概念。^[15]在初步确定道德勇气的基本属性后,以道德勇气“为了道德”的前提条件为切入点,在“勇”的检索结果中探索道德勇气的中国意蕴。

内容分析的设计主要涉及数据库搜集与 70 中学生开放式问卷的设计。在数据库搜集方面,采用收录古籍 10000 本的中国基本古籍库 V8.0 版本,通过三种方式进行检索。(1)单字检索,以“勇”为关键词检索;(2)组词检索,以“勇”字为核心,从古代汉语词典中实施词组检索;(3)反向检索,以“怯”“懦”“弱”“惧”等反义词进行反向检索。检索时间为 2023 年 10 月,选择“正文”后,共检索出书籍 7211 部,相关语句 337523 条。在中学生开放式问卷设计方面,考虑中学生的认知水平有限,在没有解释性文字的情况下,较难理解道德勇气的真正内涵,而解释性文字可能会产生干扰。因此,以勇气为出发点设计了 3 个开放式问题,根据道德勇气的前置条件,对学生所填写的内容进行“提纯”,分析中学生的道德勇气。具体问题如下:(1)请列举一些你心目中有勇气的人并说明理由。(2)你认为勇气是什么?(3)有勇气的人有哪些特征?

(二)内容分析的程序

道德勇气古籍语料库建立的具体步骤如下:(1)以 337523 条语句为原始语料库,对其进行初步简化,简化标准为:a.年代筛查,将年代设置为西周至清;b.主题筛查,删除不以“勇”为主题的表述;c.语义筛查,删除为姓名、注音用字、兵卒的表述。初步简化后,勇气语料库涵盖古籍 253 部,相关语句 3419 条。(2)在勇气语料库中,以道德勇气为主要探究对象进行二次简化,简化标准为:a.定义筛查,从道德勇气的目的入手,选择从家国情怀、礼仪仁爱、社会公义等层面对勇进行论述的条目;b.内容筛查,删除重复表述,合并同一段落中对于同一观点的论述。(3)对二次简化后的语料库进行分析,具体包括:a.建立类目,由研究者对语料库进行初步分类,结合文献的总体特征整理出具体类目,明确各类目的涵义;b.单元归类,对少数可同时归入不同类别的语句进行多重归类,计算时以总条目数为单位;c.内容检查,分别邀请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史专业的研究生对归类内容进行审查与校对,确保归类的合理;d.专家咨询,对于难以确定含义和归类的语料,请教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史研究专家后再作出决定;e.信度计算,采用信度公式^{[16]663}计算信度。

中学生道德勇气内容分析程序如下:首先,根据研究者调研前的归类预设计,结合专家意见,确定分类框架;其次,研究者仔细阅读每一份问卷的内容,结合整个问卷的回答,判断其是否符合“为了道德”的前提,将筛选后的内容以完整的句子或词语为分析单元进行归类,根据归类次数进行统计;再次,邀请两名评分员对归类内容进行审查与校对;最后,求出内容分析的信度。

(三)内容分析的样本描述

内容分析的研究对象主要有两类:一是经过简化整理后,形成的道德勇气古籍语料库,二是接受开放式问卷调查的中学生。在道德勇气古籍语料库中,检索到各层面对勇进行论述,语义相对独立的语句(少数是段落)503 条,古籍 166 部,涉及思想、教育、政治、艺文、军事等领域。其中,经类 26 部 78 条,史类 11 部 34 条,子类 86 部 306 条,集类 43 部 85 条,详见表 1。

表 1 道德勇气古籍语料库检索分布情况

总类	检测的文献数(部)	检出率(%)	检出结果(条)
经	26	15.5%	78
	十三经(6)		
	经注疏(20)		
	正史(5)		
史	11	6.8%	34
	别杂史(4)		
	传记(2)		
	儒家(45)		
	道家(9)		
子	86	60.8%	306
	兵家(8)		
	小说家(1)		
	杂家(19)		
	法家(4)		
集	43	16.9%	85
	总集(3)		
	别集(40)		

为了在有限条件下收集到更多具有代表性的样本,在进行中学生开放式问卷调查时,主要遵循方便抽样的原则,对来自安徽、江苏与江西三个省份的 103 名中学生开展调查。包含初中生 67 人,其中男生 37 人;高中生 36 人,其中男生 23 人,所有被试年龄为 12—20 岁。

(四) 内容分析的结果

道德勇气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都有着典范式的转化。通过对古籍中“勇”的检索与分析,梳理出古人所论的道德勇气应包含临危不惧、坚定不移、大义担当、慎思明辨、知行合一、改过革新与仁慈博爱等内涵。

如表 2 所示,中国传统文化常有勇者临危不惧的描述,占所统计内容的 31.6%。古人将“临大难而不惧”^{[17]272}看作是“圣人之勇”的体现,强调拥有“勇”的人面对任何情境都可以做到处变不惊、不畏艰险、奋勇前行。坚定不移也是道德勇气的要素,占比 35.2%。“定心致公故不惧”^{[18]193},古人认为能够恪守本心、坚守规范、以公正为己任的人才是勇者。有 24.5%的古籍内容强调勇者对于“义”的担当,“君子以心导耳目,立义以为勇”。^{[19]120}只有以道德之心为出发点,以道义为价值导向,自觉担当责任的行为才可称为道德勇气。在古籍中,“勇”常与“智”一同出现,“勇”发挥,需要“智”的慎思节制,持该观点的内容占比为 14.7%。道德勇气并非舍生行勇、有勇无谋的“英雄主义”,而是期望行为者有勇有谋,主张做出决策前应审时度势。有 32.2%的古籍强调道德勇气的知行合一要素,古人认为“勇”具有道德实践性,正如朱熹所言“勇本是没紧要物事,然仁知了,不是勇,便行不到头”^{[20]1174}。改过革新也是道德勇气的要素,在古籍内容中占比

18.3%。“欲勇革旧习”^{[21]125}，古人认为道德勇气具有革新力量，它提撕主体勇于面对真实的自我，促使个体在道德实践中保持“不贰过”。有9.1%的古籍论述了仁慈博爱要素。“知仁勇”并称儒家三达德，可见“仁”与“勇”的密切联系。真正的道德勇者具有“仁爱之情感”，能与他人情感互通，感他人所感，自觉帮扶他人。

表 2 古籍语料中道德勇气的内涵

类目	检出次数及比例	信度	实例
临危不惧	159 (31.6%)	0.98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庄子·秋水)
坚定不移	177 (35.2%)	0.97	持节不恐谓之勇(新书·道术)折而不挠，勇也(管子·水地)
大义担当	123 (24.5%)	0.99	所贵勇者，为其行义也(吕氏春秋·当务)故所贵于勇敢者，贵其敢行礼义也(礼记·聘义)
慎思明辨	74(14.7%)	0.98	智而厚，勇而慎，恭而止(浮邱子·卷七)好学者智之勇也(四书蒙引·中庸)
知行合一	162 (32.2%)	0.98	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程氏遗书·明道先生语一)学者立志，须教勇猛，自当有进(朱子语类·卷八)
改过革新	92(18.3%)	0.99	勇于改为，欲以文致太平(清史稿·乐志)欲勇革旧习(传习录·朱子晚年定论)
仁慈博爱	46(9.1%)	0.99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慈故能勇，俭故能广(道德经·第六十七章)

注:检出次数为两位评分员同意的次数，比例指检出次数占语料总数的百分比。

中学生是成长中的人，不同于身心成熟之人，尚未具备坚定的道德信念，难以清晰地为道德规范、道德价值而战。^[4]有必要了解中学生道德勇气的基本观念、独特性以及古代先哲的共通之处。

调查表明,中学生对道德勇气内涵的界定包括不畏困难、承担责任、突破创新、坚定刚毅四个要素。其中,不畏困难占比 39.4%。不畏困难通常表现为对困难的积极应对,涵盖积极心态、勇往直前两个子类。承担责任是个体勇于承担自身责任,包括对自己、他人、社会负责,主要涉及主动负责、帮助他人、保家卫国、维护社会正义四个子类,共占比 28%。突破创新是个体通过独特的认知和创造性思维方式,突破自我局限、超越传统框架和思维惯性,产生新的观念、想法或解决方案,主要涉及自我突破和勇于创新,共占比 16.1%。坚定刚毅涵盖坚定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是个体在面对困难、挑战或逆境时表现出的坚定、果断和不屈不挠的品质,包含保持决心、坚韧不拔和果断行动三个子类,共占比 14.5%。此外,有 2%的中学生认为道德勇气是一种情感,能促进个体之间的链接。关于道德勇者所表现出的特征,有 64.2%的中学生认为其具备公平正义、无私善良、诚信可靠、乐观开朗等良好品德。还有 35.8%的中学生认为道德勇者具有聪明好学、善于思考、敢于创新等特征,颇具“德才一体”意味。

古今比较来看,道德勇气的内涵包括不惧、坚毅、担当和突破四个主要成分,古人强调的慎思明辨、知行合一、仁慈博爱在中学生所理解的其他方面有所体现。可以说,中学生的道德勇气观既传承了古代先哲的智慧,又彰显了现代社会发展的特色。根据内容分析的结果,中国中学生道德勇气的内涵是一种与“仁”“义”“礼”“智”等德目关联的勇气品格,使人在面对道德困境时表现出仁爱、坚毅、担当、审思、突破等特点。需要说明,我们并没有将古籍和问卷调查中提及频率较高的“不惧”和“力行”作为中学生道德勇气的内涵特质。“不惧”是道德勇气发挥后的状态表现,只有至勇之人才会不惧,换言之,“不惧”就是某种意义上的道德勇气。“勇”成为道德伦理,必须通过“力行”来实现,只有内外兼修、知行合一才能使道德勇气挺立,如孔子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22]34},是切实去做。

三、中学生道德勇气结构的验证

(一)量表编制的流程

预试问卷的条目主要来源于下述两种途径:一是以中国道德勇气古籍语料库和当代中学生道德勇气语料库的条目为参考,将出现率高的内容改编成条目;二是结合此前道德勇气的相关量表,如基于学生群体开发的道德勇气量表(Moral Courage Scale, MCS)^[9]以及相关人格量表,如中国人勇气量表(Chinese Courage

Scale, CCS)^[23]、坚韧人格量表(Hardiness Scale, HS)^{[24]54-58}、孔子思想中的君子人格量表^[25]、整合智慧量表(Integrative Wisdom Scale, IWS)^[26]等测量工具中的相关描述。在初步收集条目后,以含义明确、指向清晰、贴合构想与表达简洁等需求为标准,将120个条目修改成75个条目,保留意义相近又略有差异的条目,如“我做事情随心所欲,想做就做”和“我很少按计划做事情”等。最后经过多人多次抽题、专家学者讨论、中学生评价等环节后修改成47个条目。

(二)量表检验的被试

采用整群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样本选取方式,进行了两次样本选取。样本1用于探索性因素分析,调研时间为2023年11~12月,选取安徽、甘肃、河北、山西四个省份的6所中学。通过问卷星平台发放问卷410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330份,问卷有效率为80.49%。其中,男生占44.8%,初中生占72.4%,城市生源占78.2%、县镇10.9%、乡村10.9%。样本2用于验证性因素分析,调研时间为2024年1月,选取安徽省合肥市的5所中学。通过问卷星线上平台和实地调研先后发放问卷692份,回收有效问卷558份,问卷有效率为80.64%。其中,男生占52.3%,初中生占63.6%,城市生源占51.4%、县镇37.1%、乡村11.5%。两个样本均为初中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年龄为12~20岁。参考中等效应量($\rho=0.30$, $\text{power}=0.95$)需要最小样本量为138人的建议,^[27]在第二轮调研开始前将样本2较为均匀地分成两部分,样本2-1进行效标关联效度检验,有效样本数272个。

(三)量表检验的工具

中学生道德勇气: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47个条目的预试问卷,验证性因素分析与效标关联效度分析采用在探索性因素分析中编制的23个条目的正式问卷。问卷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计算各维度中所有条目的均分,作为被试在这个维度上的得分。

君子人格:由葛泉语等人^[25]编制,该量表采用李克特7点计分,“1”表示完全不符合,“7”表示完全符合,共30个条目。在本研究中,该量表总体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96,各维度分别为智仁勇0.94、恭而有礼0.93、喻义怀德0.90、有所不为0.88、持己无争0.83。儒家将君子人格当作典范,认为君子“不忧不惧”,又认为“勇者不惧”。道德勇气与君子人格有密切联系,能在道德行为中激发人

的潜在力量,帮助主体应对各类伦理问题,为卓越君子人格的养成提供可能。因此,选择孔子思想中的君子人格量表作为中学生道德勇气的效标。

亲社会倾向:由卡洛(Gustavo Carlo)和兰德尔(Brandy A.Randall)^[28]编制,寇彧等人^[29]以青少年群体为样本对该量表进行修订。量表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1”表示非常不像我,“5”表示非常像我,共26个条目。本研究中,该量表总体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91,各维度分别为公开性0.84、情绪性0.84、依从性0.80、紧急性0.75、匿名性0.83、利他性0.80。道德勇气意味着行为者不仅关心自身权益,还愿为他人支付成本,惩罚违规者对抗不道德行为,具有明显的亲社会行为属性。^[30]因此,选择青少年亲社会倾向量表作为中学生道德勇气的效标。

(四)量表检验的结果

1.探索性因子分析。样本1的KMO检验($KMO=0.90$)和Bartlett球形度检验($\chi^2=8104.59$, $df=1081$, $p<0.001$)结果表明各条目之间可能共享潜在因素,适合进行因素分析。由于中学生道德勇气是抽象构念且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相关,采用主轴因子法作为因素萃取的方法, Promax旋转法作为选取共同因素转轴的方法,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综合考虑特征值大于1、碎石图走向、因素命名等指标,确定量表的因素个数。参考以下标准进行剔除:因素载荷量绝对值小于0.4;共同度小于0.3;在多个因素上的载荷量绝对值之差小于0.15。每剔除一个条目,重新进行一次探索性因素分析,直至不再有条目满足以上任意条件。

如表3所示,在剔除24个条目后,得到含有23个条目、分布在5个因素上的中学生道德勇气量表,与构想的结构相符。5个因素的累积贡献率为60.44%,各条目在相应因素上具有较大载荷量,为0.52~0.91。需要强调的是,条目的删除主要是基于提高维度间区分度的考虑,而这是美德之间的高关联度导致的。

2.验证性因子分析。中国传统德性思想与观点颇有美德一体论的意味,强调各德目之间应当是互联相融的。^[31]中学生道德勇气的所有测量项目在概念上存在一定关联,具有道德勇气的中学生会显现出担当、坚毅、仁爱、审思、突破的特质。因而,潜在构念为平行关系的一阶因素模型并不适用,需要通过建构更高阶的模型来进行验证。由表4可知, $\Delta \chi^2(df=5)=7.82$, $p=0.18>0.05$,这表明二阶五因素模型与一阶五因素模型卡方检验的差异不显著,两个模型拟合度基本一致。

表 3 探索性因素分析后保留的条目

施测条目	因素载荷					共同度
	担当	坚毅	仁爱	审思	突破	
DD7	0.91	0.02	-0.06	0.13	-0.14	0.72
DD8	0.83	0.07	0.03	-0.03	-0.03	0.72
DD6	0.82	-0.09	0.09	-0.05	-0.00	0.68
DD4	0.81	-0.05	0.07	-0.19	0.06	0.70
DD3	0.52	0.10	0.01	0.15	0.10	0.48
JY4	-0.11	0.89	0.02	0.02	0.04	0.79
JY3	-0.02	0.82	0.06	-0.03	0.00	0.68
JY1	0.11	0.81	-0.16	-0.00	-0.04	0.61
JY2	-0.02	0.79	0.03	-0.04	-0.03	0.58
JY5	0.02	0.74	0.10	0.06	-0.00	0.70
RA3	-0.04	0.05	0.80	0.02	0.02	0.68
RA9	0.00	-0.03	0.73	0.04	0.08	0.57
RA4	0.08	-0.03	0.68	0.06	-0.12	0.52
RA10	0.03	-0.01	0.58	-0.05	0.06	0.34
RA2	0.06	0.02	0.55	-0.03	-0.05	0.31
SS3	-0.05	-0.07	0.02	0.85	-0.07	0.63
SS4	-0.03	0.04	0.00	0.78	0.06	0.68
SS6	0.06	0.05	-0.05	0.70	-0.02	0.51
SS2	-0.03	0.00	0.06	0.68	0.05	0.52
TP3	-0.10	-0.01	0.03	-0.01	0.86	0.64
TP7	-0.10	-0.02	0.02	-0.01	0.85	0.63
TP4	0.21	-0.00	-0.02	-0.03	0.64	0.59
TP6	0.34	0.03	-0.12	0.09	0.54	0.65
旋转后的 特征值	5.17	5.63	4.07	4.52	4.44	
贡献率	32.20%	12.42%	8.19%	4.50%	3.13%	60.44%
内部一致 性信度	0.89	0.91	0.81	0.84	0.86	

注：表中数据为各测量条目的因素载荷量。

各个条目在相应因素上都具有较高的载荷量，各维度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分别为：担当 0.82、0.69、0.74、0.72、0.73，坚毅 0.73、0.77、0.71、0.70、0.68，仁爱 0.70、0.77、0.71、0.73、0.71，审思 0.73、0.74、0.82、0.72，突破 0.83、0.75、0.76、0.81，均高于 0.5。如表 5 所示，5 个因素的平均方差萃取 AVE 值为 0.52~0.62，高于 0.5，组合信度 CR 值为 0.84~0.87，高于 0.7，表明测量模型的聚敛效度良好。5 个因素分别对应的 AVE 平方根值均大于因素间的相关系数，区分效度良好。5 个一阶因子的因素载荷分别为 0.90、0.71、0.71、0.72、0.76，平均方差萃取 AVE 值为 0.58，组合信度 CR 值为 0.87。

3. 效标关联效度分析。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共 18 个，最大特征值为 21.22，最大解释百分

比为 26.86，小于 40%。这表明无解释力过大的因子，不存在严重共同方法偏差问题。^[32]如表 6 所示，除仁爱维度与持己无争维度相关关系不显著外，中学生道德勇气整体及其分维度与君子人格整体及其分维度、亲社会倾向整体及其分维度相关关系均显著。随后，将性别和年级作为控制变量，对中学生道德勇气整体及其分维度与效标关联变量进行偏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原本显著的相关关系依然显著。

4. 信度分析。对样本 2 进行内部一致性信度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中学生道德勇气及其分维度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4~0.93。由于中学生道德勇气在短时间内具有稳定性，采用重测信度对量表的外部信度进行检验。与第二次施测间隔三周后，从样本 2 中选择 105 名学生进行重测，中学生道德勇气及其分维度重测信度系数为 0.73~0.84，跨时间一致性水平良好。总之，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和稳定性。

四、结论与讨论

经过理论探索和实践归纳两条路径，构想并编制了由担当、坚毅、仁爱、审思、突破 5 个维度与 23 个条目组成的中学生道德勇气量表。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检验、重测信度、构想效度与效标关联效度均表现良好，为未来进一步开展中学生道德勇气的量化研究提供了可靠工具。

表 4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的对比

模型	$\chi^2(df)$	$\Delta \chi^2(df)$	CFI	TLI	SRMR	RMSEA
一阶五因素模型	462.95(220)	—	0.96	0.96	0.03	0.04
二阶五因素模型	470.76(225)	7.82(5)	0.96	0.96	0.03	0.04

表 5 中学生道德勇气的描述性统计、信效度及相关矩阵

变量	M	SD	内部一致性信度	重测信度	组合信度	AVE	担当	坚毅	仁爱	审思	突破
担当	3.85	0.76	0.86	0.80	0.86	0.55	0.74				
坚毅	3.67	0.74	0.84	0.76	0.84	0.52	0.53***	0.72			
仁爱	3.74	0.74	0.85	0.81	0.85	0.52	0.57***	0.45***	0.72		
审思	3.71	0.77	0.84	0.76	0.84	0.57	0.55***	0.45***	0.42***	0.75	
突破	3.63	0.82	0.86	0.73	0.87	0.62	0.60***	0.45***	0.45***	0.50***	0.79
道德勇气	3.72	0.59	0.93	0.84	0.88	0.59	0.85***	0.76***	0.76***	0.74***	0.77***

注: *** $p<0.001$; 相关矩阵的对角线为 AVE 平方根值。

表 6 中学生道德勇气与效标变量的相关关系

变量	M	SD	道德勇气	担当	坚毅	仁爱	审思	突破
君子人格								
智仁勇	5.26	1.26	0.58***	0.55***	0.51***	0.33***	0.47***	0.37***
恭而有礼	5.32	1.28	0.46***	0.42***	0.39***	0.29***	0.37***	0.27***
喻义怀德	5.12	1.26	0.44***	0.43***	0.34***	0.27***	0.34***	0.29***
有所不为	2.84	1.37	-0.36***	-0.33***	-0.27***	-0.24***	-0.26***	-0.26***
持己无争	4.77	1.51	0.19**	0.22***	0.16**	0.05	0.16**	0.13*
整体	4.66	0.77	0.43***	0.43***	0.37***	0.23***	0.36***	0.26***
亲社会倾向								
公开性	3.76	0.88	0.28***	0.28***	0.27***	0.17**	0.19**	0.13*
情绪性	3.84	0.80	0.44***	0.42***	0.28***	0.52***	0.24***	0.21**
依从性	3.82	0.70	0.51***	0.53***	0.32***	0.31***	0.47***	0.33***
紧急性	3.90	0.76	0.54***	0.49***	0.38***	0.39***	0.36***	0.46***
匿名性	3.64	0.84	0.32***	0.34***	0.21***	0.31***	0.16*	0.18**
利他性	3.92	0.78	0.32***	0.34***	0.23***	0.30***	0.20**	0.15*
整体	3.80	0.55	0.57***	0.57***	0.39***	0.48***	0.37***	0.33***

注: * $p<0.05$, ** $p<0.01$, *** $p<0.001$; 有所不为维度为反向计分。

(一)担当

担当代表着道德勇者对待世界的基本态度，强调个体对于“公义”的担当，描述的是个体在面对责任和任务时展现出的积极态度和实际行动，体现了对自己和他人责任的认识和履行。维度名出自《论语·为政》“见义不为，无勇也”^{[33]23}。

道德勇气强调行为主体的担当意识，这一点能在各类经典和中学生所列举的勇者形象中得到印证。勇者形象的代表群体既有以“勇”为中心之德，坚守忠、义、敬、礼原则，能够为国家稳定、繁荣献出生命的武士。又有以合乎时宜、正义的道德为行为准则的侠士，他们有胆有识、志向高远、仁义诚信，追求墨子所推崇的“义”，体现了人作为社会主体的正义担当。

道德勇气之所以是一种美德，是因为它是主体仁义之心的显现，是个体自觉践行道德的精神驱动力。道德勇者所体现的担当，其不仅涉及个体道德的担当，还是以国家、社会等公共面相为指向的大义担当，是关乎他人与社会的德性。现代人在道德之事上呈现出道德怯懦与道德冷漠之态，对勇于担当的道德行为常采取逃避态度。究其根本，一是现代人将自身的利益得失放在首位，忽视了德性的内在本质性；二是社会是个集体社会，身处其中的个体为这个团体的实存与制度所决定，人在承担责任时可能会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最终导致

诸如群体性的道德失语现象。“人们缺乏勇气，是因为他们害怕遭到孤立或害怕受‘社会隔绝’”。^{[34]179}所以，中学生道德勇气的突出特点是主体面临道德困境时能够坚定地履行道德义务，承担道德责任

（二）坚毅

坚毅代表着道德勇者对于超然世俗之外、更为抽象的道义原则的追求，描述的是一个人能够自我激励、自我约束和自我调整，对长期目标的兴趣和坚持不懈的努力。维度名源于儒家学派一系列释勇的论述。

孔子认为“仁者必有勇”，又讲“刚、毅、木、讷近仁”，这么来看“孔子所赞许的勇，是君子的刚毅，和勇于为大义而献身”^{[11]397}，“勇”与“毅”之间便有了一种内在关联。《荀子·非十二子》明确有“刚毅勇敢，不以伤人”^{[35]75}的表述，《中庸》也讲“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12]39}。除“刚毅”外，“弘毅”也广为学者推崇，曾子曾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33]109}，朱熹认为“弘乃能胜得重任，毅便是能担得远去……毅，是忍耐持守，著力去做”^{[20]695}。“弘毅”能够帮助人远离“污秽”，净化心灵，强调在过程中忍耐坚持，担负重任且能行远路，是“忍耐持守”，也是“着力去做”。“毅”的两种形态也指向了道德勇气的两个层面，一是较为外显的“刚毅”之道德勇气，是个体在面对问题、困境时能坚定刚强，勇猛直前；二是更为深层的“沉毅”之道德勇气，是个体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坚韧不拔，忍耐持守。

道德勇气在当今社会中，更多的是和个体的自我坚守相联结的，是在生命与事业的进程中体现出来的“长期主义”和“进取精神”，是人在变幻纷呈世界中保证个体不被侵蚀的一种持久美德。中学生认为道德勇气中的坚定刚毅包含保持决心、坚韧不拔和果断行动三要素，其中，保持决心指向对于道德原则的捍卫与坚守，坚韧不拔指向崇尚美德的坚韧性，果断行动则强调道德判断时的果断性和践行道德行为的积极性。总之，道德勇气中的坚毅是一种“刚柔并济”之德。

（三）仁爱

仁爱代表着道德勇者的情感动因，是深刻理解他人的处境而产生的同情心和共情，并产生帮助他人的动机和行为。维度名源自《论语·宪问》中的“仁者必有勇”^{[33]205}。

“仁”是中国文化体系的核心价值和最高范畴。^[36]儒家的“仁”主要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是概括、统领诸德目的“全德”，其二是与道德情感关联的“爱人”。道德勇气中的“仁”主要是后者，原因有二：一是孔子将“仁”与“爱”相关联，认为“仁者爱人”，是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和维系社会群体必需的互助扶持等亲社会行为联系为一体。^[37]二是孔子认为“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33]41}，又讲“观过，斯知仁矣”^{[33]43}，可见“仁者爱人”与“知”密不可分，建立在是非善恶判断之上。道德勇者能在审思后选择践行亲社会行为，^[38]契合古人对“仁爱”的阐释，故道德勇气中所体现的“仁”应当是“仁爱”。又见，老子将“慈爱”作为“仁”的核心义，认为“慈仁”是一种慈悲、慈爱的道德情感，^[39]曾言“慈，故能勇”^{[40]170}，将顺应自然的“慈仁”看作是道德勇气的原因。

“仁”体现出中国人内心中向善向美的精神追求，我们以“麻木不仁”诟病社会中的道德冷漠现象，以“当仁不让”表彰勇于担当的人。中学生认为拥有道德勇气的人往往具备友善、温暖、体贴、富有同情心等特质，能够关怀理解他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然而，仅具备温暖、体贴、富有同情心的特质，并不足以产生助人行为，须发挥“勇”的促进作用。另外，仅靠同情与关怀可能造成与“美好愿景”相反的行为，如网络事件中盲目的“键盘侠”。要在公正客观判断的基础上，为同情与关怀给予“度量”的把握。道德勇气中的仁爱表现为个体在面对道德困境时，以自身道德观念作出公正的道德判断，换位思考为“置之度内”的当事人，在认知和情感上产生同情和关怀，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四）审思

审思代表着道德勇气的理性要素，描述的是对信息和经验的深度思考和分析，以及对自身信念和决策的审慎反思。维度源于古籍中“知”与“勇”的一系列论述。

王夫之讲“勇者天德也，与仁、智并峙而三也”^{[41]667}，将“知”“仁”与“勇”作为并列的三种美德，曾言“知则勇于好善而择之不倦”^{[41]133}，认为“知”与“勇”之间是相互联系的。“知”通“智”，其本质是知性、理性与逻辑，是构成理想道德人格的理性要素。道德勇气绝非随心所欲、任意妄为的行为，而是个体审慎思考后做出的道德行为。“勇者不惧”的原因之一，便是个体

在践行道德勇气前已经深思熟虑，预见了可能出现的情况。从这个角度来看，道德勇气是一种充满智慧的品格。此外，孔子在“六言六蔽”中，还将“好学”看作是“勇”的前提，认为“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33]267}。但是仅有“学”是不够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33]18}，只有在学习中通过反省不断深化，才能达到高尚的道德境界。

中学生将聪明才智看作是道德勇者的鲜明特征，认为其具备聪明好学、善于思考、敢于创新的品质。这与古人所论存在共通之意，都认为“智”与“勇”相关，强调“学”与“思”的重要作用。在现代社会中，“智”与“勇”的关联至少有两层：一是个体能够自觉学习道德知识为道德观念的塑造提供认知基础；二是根据道德情境进行思考判断，使自己智识目明而避免犯过。道德勇气实践的情况是复杂的，若行为者未听从理性的指引，就可能造成仅凭“一腔热血”的鲁莽行为，而非真正意义上的道德勇气。

（五）突破

突破代表着道德勇气的内在驱动力，描述的是个体能对认知、情绪和行为进行有效的控制与调节，同时善于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与新方法。维度源于古籍中“勇”的“成己”功用和中学生强调的勇于创新。

老子曰：“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40]86}，认为勇或强的关键不在于身强体壮、力大无穷能战胜他人，而在于心性强大、意志坚定能战胜自己。儒家也持类似的观点，二程认为“克己自胜，非君子之大勇不可能也”^{[42]1188}，强调通过发挥“勇”的成己功效，帮助主体“痛省勇改”^{[43]209}，将勇看作个体突破凡俗限囿关键环节，是人在道德困境中独善其身、迁善改过的必备美德。如此看来，道德勇气具有解蔽力量(revealing power)，是为善过程中的道德力量，有自我肯定之勇的意味。同时，它侧重自我实现，促使个体在道德实践中保持“不贰过”，帮助人们敢于面对自身不足，勇于接受和改变自己，是关联人的自我和人的可能性的“心灵力量”，也是生存论意义上的“为己”之勇。这种继续自己内心的历程，向新的领域的挺进比起奋起保卫外在的自由需要更大的勇气。^{[34]183}

中学生认为道德勇气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自我突破，做勇于创新之人。细数前人对道德勇气的定义，风险始终处于核心位置，其既指行为前的危险境地，又指行为后的不良后果，^{[5]144}而突破便是风险的最好释义。于己而言，突破创

新意味着走出舒适圈，尝试新事物，面临着改变现状所带来的各种不确定因素。现代社会中，人们不可避免面临着价值理性衰落、自我认同危机与个人道德品性弱化等问题，道德勇气或许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答案。普莱斯(Eyal Press)将道德勇气理解为对现有习俗与态度的反叛。^[44]在社会风气不好的情况下，若集体选择沉默和逃避，个体做出符合道德行为，便是对世故、凡俗的人生态度的否定与超越，是冲破世俗旧约的突破之道德勇气的彰显。

道德勇气是时代新人的必备品格，其研究必须在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中凸显。中华优秀教育传统文化是构建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的文化根脉。^[45]以中国古代典籍与传统文化思想中的“勇”为内容来源展开学术考察。一方面，通过对古籍中道德勇气的内容分析，发现“勇”经道德化重构上升为道德勇气后，能够对个人道德发展、社会风气改善和国家福祉增进发挥积极作用，这无疑是对长期以来被误解为破坏、暴力、流血等符号代言词“勇”的创造性转化，为“勇”注入了新的活力。另一方面，通过道德勇气的古今之辩，阐释了既保留鲜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色，又彰显现代社会发展特色的道德勇气内涵，并在中学生道德勇气量表设计中均予以显现。可以说，这是用中国的思维方式组织形成的道德勇气言语表达。由此，对于中学生道德勇气的探索既激活了道德勇气的生命力，又为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建设提供新的话语，在“理论的旅行”中讲述中国道德教育的世界故事。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EB/OL]. (2020-10-13) [2024-10-16]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2010/t20201013_494381.html.
- [2]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 年版)》[EB/OL]. (2022-04-08) [2023-12-21].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s8001/202204/t20220420_619921.html.
- [3]李保玉. 中华传统勇德思想探源——基于儒道释三家勇论的分析[J]. 武陵学刊, 2024, 49(1).

- [4]高德胜.“道德的勇敢”与道德勇气——兼论道德勇气的培育[J].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20(1).
- [5][美]拉什沃思·M. 基德尔. 道德勇气:如何面对道德困境[M]. 邵世恒, 吕威, 蔡紫薇, 译. 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6.
- [6]Sekerka L E, Bagozzi R P , Charnigo R. Facing ethical challenges in the workplace: conceptualizing and measuring professional moral courage[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9, 89(1) .
- [7]Sasse J, Halmburger A, Baumert A. The functions of anger in moral courage—insights from a behavioral study[J]. Emotion, 2022, 22(6) .
- [8]Gibbs J C, Clark P M, Joseph J A, et al. Relations between moral judgment, moral courage, and field independence[J]. Child development, 1986, 57(1) .
- [9]Bronstein P , Fox B J, Kamon J L, et al. Parenting and gender as predictors of moral courage in late adolescence: a longitudinal study[J]. Sex Roles, 2007, 56.
- [10]姜福斌,王震. 工作场所道德勇气的形成与效应研究述评[J]. 管理学报, 2023, 20(1).
- [11]陈来. 儒学美德论[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 [12]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中华书局, 2011.
- [13]赵金刚. 朱熹浩然之气、道德认知与道德勇气述论[J]. 伦理学研究, 2021(2).
- [14]说文解字注(全二册)[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6.
- [15]Lickona T. Eleven principles of effective character education[J].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1996, 25(1) .
- [16]杨国枢, 文崇一, 吴聪贤, 等. 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法[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6.
- [17]庄子[M]. 北京:中华书局, 2010.
- [18]论语正义[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6.
- [19]孔子家语[M]. 北京:中华书局, 2011.
- [20]朱子语类(全八册)[M]. 武汉:崇文书局, 2018.
- [21]王阳明集(全二册)[M]. 北京:中华书局, 2016.
- [22]王汉民. 太史公自序注译[M].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8.
- [23]程翠萍, 黄希庭. 中国人勇气量表的建构[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42(1).

[24]彭凯平, 孙沛, 倪士光. 中国积极心理测评手册[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2.

[25]葛泉语, 李小明, 侯玉波. 孔子思想中的君子人格:心理学测量的探索[J]. 心理学报, 2021, 53(12).

[26]傅绪荣, 汪凤炎. 整合智慧量表的编制及信效度检验[J]. 心理学探新, 2020, 40(1).

[27]Paul F, Erdfelder E, Buchner A, et al.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es using G* Power 3. 1: tests for correlation and regression analyses[J].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2009, 41(4) .

[28]Carlo G, Randall B A. The development of a measure of prosocial behaviors for late adolescents[J].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002, 31(1) .

[29]寇戡, 洪慧芳, 谭晨, 等. 青少年亲社会倾向量表的修订[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7(1).

[30]Pan X, Hou Y, Wang Q. Are we braver in cyberspace? social media anonymity enhances moral courage[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23, 148.

[31]乔珂.《论语》中诸美德关系问题探析——基于美德统一论的视角[J]. 中国哲学史, 2023(6).

[32]周浩, 龙立荣. 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J]. 心理科学进展, 2004, 12(6).

[33]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 2006.

[34][美]罗洛·梅. 人寻找自己[M]. 冯川, 陈刚, 译.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1.

[35]荀子[M]. 北京:中华书局, 2011.

[36]杨春时. 论“仁”的两重意义[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1).

[37]向世陵. 先秦哲学的“道德”仁说[J]. 道德与文明, 2023(4).

[38]Sasse J, Li M, Baumert A. How prosocial is moral courage[J].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2022, 44.

[39]林光华. 自然之仁的自律实现——孔子、老子之“仁”比较[J]. 人文杂志, 2023(10).

[40]老子[M]. 北京:中华书局, 2016.

[41]船山全书(全十五册)[M]. 长沙:岳麓书社, 2011.

[42]二程集(全四册)[M]. 北京:中华书局, 1981.

[43]陆九渊集[M]. 北京:中华书局, 2020.

[44]Press E. Moral courage: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J]. Society , 2 0 1

8 , 5 5 .

[45]孙杰. 中国古代教育话语体系中的历史智慧——以朱熹理学思想为中心的考察[J].
教育研究, 2024, 45(5).